

百 科 小 叢 書 第 一 百 三 十 一 種

汎 繫 主 義

劉 秉 麟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百 科 小 叢 書

第 一 百 三 十 一 種

汎

繫

主

義

劉秉麟 著
編輯主幹王岫廬

商務印書館發行

UNIVERSAL LIBRARY, No. 131

FASCISM

By

LIU PING LING, B. Sc.

Edited by

Y. W. WONG

1st ed., July, 1927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Price for each Series of 12 Vol. of the Universal Library, \$1.50

Price for this Volume, \$0.10. postage extra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初版

(百科小叢書第一百三十一種)

(每輯十二種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回(汎)繫主義一冊)

(本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劉 秉 麟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 岫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分館

汎繫主義目次

第一章	汎繫主義發生之原因	一
第二章	汎繫黨之首領	八
第三章	汎繫主義之特質	一九
第四章	汎繫黨之政策	三四
第五章	汎繫黨之外交	三八
第六章	結論	五三
跋		六五

汎繫主義

第一章 汎繫主義發生之原因

欲知汎繫主義之如何而起，當先述大戰後意大利方面之狀況。意大利人民，在戰爭時，所感受之痛苦既深，乃凡爾賽和約簽字後，又加以外交上之失敗，怨恨之聲，幾於彌漫全國。俄國共產主義之宣傳者，遂利用此機會，極力宣布其階級戰爭之說，以聳動意大利人士之耳目。斯時意大利政府方面所持之政策，均尚寬大，尼替（Nitti）更以過於縱容著。當時內閣閣員之一切舉動，徒惹起人民之激昂，使之對於政府之信仰，及遵守法律之觀念，完全失卻，而尼替之徒，均日矜其

武力戰勝之榮，似乎從此可以相安無事者。即以尼替著名之罪己書而言，亦不能得人民之真正諒解，口頭上雖曰謀社會之和平，實質上彼所寬宥之人，乃意大利中一部份之人，認為公敵者也。其有功於國家，曾戮力於戰場，為一部份之意大利人所崇拜者，每以主義之不合，一任暴徒之慘殺毆擊，而政府置若罔聞，不加懲治。最令當時意大利人士驚慌者，即國中有數省，暗殺報復之聲，日不絕於耳，同盟抵制與放火之舉，亦日有所聞，而政府對於此種犯事之人，曾不加以若何之處治，與防制之方法，一若權力有所不能及者。如伊密力亞 (Emilia)、羅馬納 (Romagna)、多斯加納 (Tuscany)、馬徹斯 (The Marches)、安布立亞 (Umbria)、倫巴底 (Lombardy)、威尼西亞 (Venetia)、皮德蒙特 (Piedmont)、亞浦利亞 (Apulia) 等，皆當日意大利之一般人士，名之曰赤化區域者也。

在此種狀況之下，反動之行爲，自屬遲早不能免。以意大利之多數人民而言，其國家觀念既

深，其國人之思想，與其產主義，絕對不能相容者亦不少。以時勢之逼緊，若而人者，遂同趨於一旗幟之下，致有一九一九年三月意大利汎繫黨決鬪團（*Fasci Italiani di Combattimento*）之組織，爲之首領者，爲馬索利里（*B. Mussolini*）。

當是時也，委靡不振與畏縮不前之尼替政府，亦自知其調和之無效，預備交還其政權於佐利底（*Giovanni Giolitti*）。當佐利底組織內閣之時，冶金廠工人正以武力佔據冶金廠。政府以警察維持之力過於薄弱之故，一任此大多數之工人，佔據其工廠，關閉其大門，而無可如之何。保護個人自由，與保護私產之法律，雖依然存在，而事實上已等於廢棄，無復執行之力。斯時也可名之曰意大利赤黨之黃金時代，繼而起之者，有所謂敢死隊，則彰明較著，持其旗幟，以與武裝警察相周旋。

共產黨之勢力，既如此之膨脹，而汎繫黨之組織，又正在力圖發展，意大利人士之生當此時

者，或東或西，幾無徘徊觀望之餘地。乃霹靂一聲，忽有重要人物佐達里 (Pietro Giordani) 被刺之事，其被刺之地點，即在波倫亞 (Bologna) 之地方議事廳大庭中。有此一幕，於是汎繫黨之活動開始。汎繫黨者，乃意大利中之一部份人士，隨馬索利里之後，服從其指揮，以與共產主義之信徒，起而相抗者也。風聲所播，各地之信徒，均隨之而起，其中轟轟烈烈之經過，不僅意大利之人，一時爲所懾服，即全世界亦咸爲之驚動。其抵制赤黨也，以武力制武力，以暗殺抵暗殺，以專斷對付專斷。種種野蠻之舉動，與慘無人道之行爲，幾使意大利回到中世紀之狀況上。汎繫黨之行動，自其宣傳者之解釋而言，雖曰此爲抵制敵黨之唯一辦法，然從一般人士觀之，其鹵莽暴動之處，雖百口亦不能爲之諱也。今則其抵抗之時間，已過去矣，合其初起時所損失者，與其所成就者而觀之，意大利人所受之犧牲，亦不爲少，而研究汎繫主義者，於此種事實上之經過，與其何以能成功之處，要不可偏於任何一方面宣傳者之見解而立論也。

數月而後，凡前之所認為赤化區域，經列寧主義之薰陶者，一律歸入汎繫黨勢力範圍之內，而另起組織。以此種內爭之故，汎繫黨人之死於各地者，約數百人，其中以少年與富於新思想者爲多。共產黨人經此次打擊之後，勢力亦因而薄弱，其遊行於街市上者，亦咸有戒心。同時汎繫黨人，遂大吹法螺，謂彼等之功勞，實使意大利之人，重見天日。

再就當日意大利之政治方面而觀，此種現象之釀成，實由於尼替政府之不職，與佐利底初起時之無法整頓，幾使一國之人，焦頭爛額，痛心於政治之腐敗，而各思一逞。以資本主義下之經濟制度未盡除，持共產主義者，自先從事於破壞。在此破壞之中，其中亦自有一部份人，感受痛苦者，且人情習於守常，驚於暴變，此洪水猛獸之名，所以冠於共產黨之上，而使汎繫主義藉此機會以號召也。若就當日情形分析言之，財政上經濟上社會上之現狀，從未有險惡一若是之甚者。意大利之君主，值此萬難當前之時，亦爲之麻醉而無能爲力。政府之勢力既薄弱，而號令不能行，國

之所恃以自存者，亦無幾。法律等於虛文，執法者更不敢執行其權力。表面上雖有政府，實質上已陷入無政府狀態之中，公衆事業之因而廢棄者，不知多少。卯蒲（Mob）之勢力，過於軍隊，警察之維持，等於麻木，中等階級之人，以全體而言，皆驚心動魄於其逐日所經過之事實，并日望外面之人，或有起而救之者。當此羣衆畏縮不前之際，而肯犧牲一切，死中以求生者，有二人，一爲安勒覺（Gabriele d'Annunzio），一爲馬索利里。安勒覺於阜姆（Fiume）地方，高舉意大利之國旗，以儆戒羣衆，謂意大利自有意大利立國之精神，不應隨他人之後，一任他人之驅使。馬索利里則率其黨徒，專與紅軍血搏，時預備一決勝負，或爲紅軍殺盡，或殺盡紅軍，有勢不兩立之勢。

再從汎繫黨之本身而言，以上述種種情形之故，黨徒加入者，日多一日，自阿爾卑斯（Alps）至西西里（Sicily），自地中海至亞得里亞海，凡意大利境內各地，均有汎繫黨支部。其黨員之中，各色之人均有，退役之軍人，負時望之名流，官吏教員學生軍人工人市民等，均有加入者。一經入

黨之後，同爲奮鬥之軍人，戴一純粹之信仰，汎繫主義者，亦可名之曰意大利主義，純以愛國主義相號召也。每經一次之大運動，必吸收多數之黨員，凡意大利人之不贊成共產主義者，幾均隨其旗幟之下而趨。以馬索利里之口才，日向羣衆演講之故，受其感化而服其訓練者，誠不知多少。其最得力之處，卽組織佳而訓練精，雖抵抗國內敵黨之處，不能曰極完全，但他人之以彈丸相敬者，彼亦有對付之法，而其在羣衆中取決之速，尤爲其成功之要素。至其經過之血史，與殉此種主義而死之人，爲此所不能詳，且過去之事實，其價值若何，有不能不恃今後之汎繫黨者。其真能重造意大利，力謀建設，使意大利之人，永享和平之幸福耶，則歌功頌德者，自有其人，而初起之行爲，或亦有人原諒之，否則以暴易暴，長此從事於國內之戰爭，又豈可爲訓。以今日而言，汎繫黨自認爲最大之成績者，卽此平民階級之狄克推特制度，不能實現於意大利境內，而爲彼等所阻止，與在各處經過一番血戰後之暫獲勝利而已。

第二章 汎繫黨之首領

欲考察汎繫主義之內容，必先明白其創造者之人格與歷史，蓋此種運動之成功，與其發蹤指示者之關係最密切，留心歐洲最近政治上之變遷，與研究汎繫主義者，想皆能言之。但吾人非爲汎繫黨首領馬索利里作傳，其幼時不相干之事實，自當從略。其人生於福利（Folli）省之勃內達畢（Predappio）區，時在一八八三年。經過數年之鄉間教員生活後，移居於瑞士，其境遇極窘，而其信仰心與勇氣則極堅。以其天性言，對於人事上種種不公道之事，常爲之抱不平，恍若不能忍受者，於社會主義，亦曾盡力研究。當其在威廉忒爾（William Tell）時，以事實方面之觀察，與經濟學社會學上之研究，對於社會問題，與種種爭執之事，特別注意。在文科中，曾得過學位，而

且曾爲激烈派報紙之主筆，以鼓吹馬克思學說之故，曾見逐於瑞士，此實爲彼意料所不及者。歸國而後，仍度其新聞記者之生活，并從事於社會主義之宣傳，時在伊密力亞省之某著名報紙上作文章。以彼之天才與熱誠，遂一躍而爲意大利社會黨中領袖之一，并任社會黨機關報阿罔底 (Avanti) 之主幹。歐戰初起時，曾辭卻社會黨中之各項事務，而勇敢加入戰爭，與彼同志之人，尚有郭利董里 (Filippo Corridoni)，亦贊成加入戰爭者。旋即專從事於鼓吹事業，爲一般相信愛國主義者所崇拜。意大利之對奧宣戰也，彼曾親往投軍，而盡其國民與軍人之義務。以受傷之故，退回米蘭 (Milan)。自一九一七年十月而後，此轟轟烈烈之報紙 Popolo d'Italia，爲彼所主持者，遂時時出其驚人之筆，以與倡階級戰爭之人，及專從事破壞者相奮鬥。而彼之所自負者，即在軍聲不振，與四周黑暗之中，彼實知道如何鼓勵其國人，使用其權力，以與國內國外之仇敵相肉搏。

以馬索利里之性質而言，實具有拉丁民族之最高特質，其人勇於幹事，速於決斷，而思想亦有條理。從政治上活動而言，彼實高出於一般汎繫黨員之上，而成為汎繫黨之靈魂，汎繫黨之頭腦，汎繫黨之中心。合前後之意大利政治家而觀，彼之才力，亦不在薩南德(Salandra)等之右。其文字既足以感人，其口才亦易使人傾服，而且嫉惡如仇，有自命不凡與假裝善良者，均必從而申斥之，國人之公認為賣國賊者，彼必盡其力之所及以懲之。其精力既過人，其見義勇為，亦為人所不及，與之為友者，莫不感其忠誠，與之為仇者，莫不畏其凶忍。其與人戰而勝也，未嘗見其驕矜之狂態，其敗也，亦不因之而自挫。彼知謹慎之可貴，故事無大小，均加以考慮，而不敢以疏忽出之，且彼知一人之力，常有所不及也，故其計劃一事也，必度德量力而行之。以人類思想之複雜，與種種奢望之不易實現，故彼對於汎繫黨人，與敵黨相鬪之時，常提出一定之限制，即何者為必爭，何者可不爭，而不使其本黨之精力，有絲毫妄費之處。故就其文字而觀，時常覺其主張之適宜，而無過

甚與不及之處。彼在其所主幹之報紙 *Popolo d'Italia* 中，時時警戒其散在各處之汎繫黨黨員，注意於訓練計劃與秩序。雖在戰勝之後，彼深恐反動力與復仇之事，或不能免也，時時誥誡其黨員曰，若汎繫黨人今日之所爲，悉忘其當年初起時之黨綱，而只知自誇其成功之榮耀，則敵黨昔日失敗之事實，吾輩或將蹈其覆轍，而不能免於最後之失敗。以此種自勵勵人之政策故，雖在風雨飄搖之中，尙能支柱其舵而不蹶者，或賴有此也。

馬索利里之雄才大略，今日意大利之人，要皆知之甚深。而自馬索利里一面而觀，則羣衆之心理，無論贊成或反對彼之主張者，彼均能見之至透。彼既時時留意於此，而所謂樂事者亦在此，苟非有極明瞭之理由，決不輕率而與羣衆相反抗。種種團體之組織與結合，均爲彼所願意參與，并力謀其團結之堅，與繼續奮鬥。其他國內或國際間之聯合，以人民之真正利益爲前提，而其旗幟彰明較著，無種種黑暗詭祕之行爲，攙雜於其中者，亦爲彼所贊成，而樂與之周旋。總而言之，馬

索利里對於社會主義之以大衆利益爲前提，而對於今日不良之資本主義，謀所以改革之者，彼不僅不反對，而實贊成之，并希望其有圓滿之計劃，而漸漸推行者也。彼之社會主義，實同於索勒爾（Sorel）之社會主義，不過彼對於藉公濟私，利用羣衆，而對於其所持之主義，毫無誠意者，則深嫉之。工團主義之運動，彼亦視爲極重要，不過彼之計劃，與一般持工團主義根本不同者，卽一國之政權，採革命之手段，純歸諸第四階級，卽平民階級之手中，實爲彼所不贊同，彼之真正目的，乃欲根據憲法，使工人階級中之一部份，亦得參與政權，而與社會上之其他階級，協力合作。換而言之，卽一國之政權，不爲一階級之人所操縱，第三階級之人，卽市民階級，固不應獨操縱之，第四階級之人，當然亦不應獨操縱之也。其高談主義，以謀政治上之侵略者，實爲彼所不願聞，而對於赤化之來，欲使意大利之人，爲所同化者，更爲彼所痛恨，因馬索利里者，簡而言之，實一最熱情之愛國者也。以彼與其他社會黨首領相比較，其尊重黨綱與原則之處，較他人爲篤，其單用個人之

意思，與獨立之行動，較他人爲少。彼之社會主義，完全與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相反。據彼觀之，除非平民之運動，純出於自動者，則所謂社會主義，終不過一口頭上之名詞，徒爲施策略者所利用，平民既未見實受其福，除破壞而外，社會主義亦未見能成。彼之社會主義，可名曰個人的，自動的，理想的，與馬克思之社會主義，完全不同。其所以分立而不同之原因，乃由於大戰時之教訓，及國與國間侵略之觀念，不能盡除，與赤黨在意大利宣傳時之情形所激成者。方大戰之初起也，意大利社會黨之意見，顯分爲二，照馬索利里之觀念，若意大利而加入德奧方面，則戰事必將延長，歐洲之均勢，必將打破，人民之痛苦，必將愈深，此實意大利人所不願者。職是之故，彼主張意大利應對德奧宣戰，以攻擊侵犯比利時之中立者。此種主張，顯然與佐利底派，及意大利社會黨之意見相衝突。以主張不同之故，遂分裂爲二派，而無法以融和，雖今日戰事已早終結，而此種積恨，仍舊未泯。以尼替政府之不盡職，與環境方面輔助之故，此偏於共產主義之社會黨，遂乘勢擴張其勢力，